

FUREN QING SANSI · FUREN QING SANSI · FUREN QING SANSI

李长文 著

夫人，请三思



I26-384C2

SI · FUREN QING SANSI

夫人，请三思

李长文 著

夫人，请三思

Furen, Qing Sansi

李长文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抚顺教育印刷厂印刷

字数：223,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插页：2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20

责任编辑：毕友言

封面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0165-2/I·153

定价：2.6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作者近年杂文、评论
129篇。

内容深广，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或抨击不正之风，或一事一议。揄扬真、善、美，指斥假、恶、丑。

思想敏锐，占风气之先。往往就常人见惯的现象阐发出令人深省的哲理，对初见端倪的风气作出透辟的论析。

语言明快而幽默，读来使人兴味盎然。

目 录

夫人，请三思！	1
当心“麻将”误国	4
“闲话者”的舌头	7
“外国人说……”	10
有理也不要取闹	13
想起了古人的态度	17
扫一扫那两个“克星”	19
“官”要打送礼的	22
“奖金”引起的唠叨	25
“切不可趋风气”	28
做“脊梁”不当“蛀虫”	31
说“不公平”	33
注意“顺口溜”	36
“回头率”高就美吗？	38

将理想的风帆挂在改革的桅杆上	40
不要忘了这一“贤”	43
说“三”话“四”	45
✓ 灵魂·情操·爱情	48
一日“三省”	51
朱伯儒的“高攀”	53
“小跑”和“傻”算盘	55
都来思考这个重大课题	57
要容得不同意见	59
值得称道	62
静如处女动英豪	64
清廉养正气	66
“傻瓜”的“金钱观”	68
令人深思的两个事例	71
厉害啊，惰性！	73
竖起一块“抗风牌”	76
“黄牛”——“愚公”——“骆驼”	79
“激动”之后	82
小事不小	85
“谁言共产不可期”	88
竹子的品格	90
“酒极则乱”及其它	92
谈茶得益	94
除旧迎新话“扫除”	96
迎春息怒	99

第一，凝聚着春天的色彩和声音	102
胜似春光	104
不可忽视这等“邪火”	107
揭揭“算命”的“底”儿	109
迎春打“鬼”	112
不要投错“药”	114
“打屁股”说	116
“重”了，还是“轻”了？	118
“父母官”与“父母心”	120
不要看不起年轻人	123
“一把手”析	126
“一把手”的回答	128
无声的“对话”	130
论“顶”牌子部	132
“你要小心”	135
“四戒”与“四关”	137
讲讲“时间公德”	139
农民的“太酱碟子”架不住“抿”啊	141
不当“电视明星”好	143
郑板桥为何上当？	145
跳出“会海”	147
说“一句话文件”	149
也说干部下乡吃派饭	151
好一个“四不”！	154
用两只眼睛看问题	156

找找原因	159
莫当“两套”干部	162
困难·领导·“劲草”·“真金”	165
“见面”五愿	167
切避“倒家访”	170
送给新班子八个字	172
重要的一“扶”	175
可别说完拉倒	177
对话录	179
“老姜”应该辣	181
话说酒桌上的“功夫”	183
勿“多情”	185
不该忘记	187
老有所尊	190
“何须惆怅近黄昏”	193
且莫“人走茶凉”	195
迫在眉睫	197
领导的态度	199
可别念“紧箍咒”	201
且慢放下手术刀	203
也是财富	205
“典型”的苦恼	207
替改革者说两句	209
不必等待“冷笑家”的微笑	211
来点真功夫	213

贵在忘我	216
要讲点实在的	218
令人担忧的“水平”	220
应该提个“醒儿”	222
冷淑梅的启示	224
“好心”要用好	226
要向他们伸出温暖的双手	228
一天也不能耽误了	232
企业家的“意识”	235
都来打“鬼”	239
烟台的“风”	241
乐莫乐兮心相知	243
除“三害”	245
“急”什么？	247
切不可“过”上加“过”	249
轻松，又不轻松	252
问题出在“出发点”上	255
贵在“持恒”	257
捉“奸”“打”鬼	260
为什么总是“估计不足”？	262
为什么吹不得“冷风？”	264
为什么花钱买不来教训？	266
个体户的“宗旨”	268
体谅一下他们的难处	271
同个体户朋友聊聊	274

别了，败家子！	276
莫做赔“本”生意	278
彼心何以忧忧	281
“反骨”长不得	283
批评是帮助文艺前进的武器	286
关于杂文的杂文	289
写杂文要解放思想	292
知识性来稿要讲知识	295
关于“最近”“不久前”之类	297
标题的“虚”“实”“老”“粗”	399
谨防“专访”的异化	301
谈“得体”	307
新闻改革中的“边缘文体”	316
访罢大赛话“关系”	323
报纸上的报告文学	331

夫人，请三思！

有人说，党风不正，领导有责。但与某些领导者夫人之言行“不端”，也不无干系。

乡下的儿子要进城，或在城里的女儿要住一套好房子，当爸爸的某领导，由于某些原因，不便过问。夫人出面了。或张一张口，说两句话；或动手，写几个字。于是乎，事随人愿，阖家欢喜。

某个文件，某项决议，党内还没有传达，党外先“哄”了起来。查一查，原来是并非领导者的某领导者的夫人，把它告诉了她的好朋友而传扬开了。

某人因某事，需要到某书记那里去走一趟“后门”，不想，撞在书记的“原则”上，碰了“钉子”，于是便来了个“迂回战”，备上厚礼，绕过书记，拜到夫人的足下，不消说，某人的大事谐矣……

凡此种种，无须赘述。但由此可见，某些领导者夫人的

特殊身分、特殊地位，所起的特殊作用，对党的作风的危害，已属匪浅！

夫人何以如此特殊？说到底，无非是夫人的丈夫是领导者，手中有特权可用。倘若是普通工人农民的夫人，就不会有这许多的“特殊”了。封建社会有“贵夫命妇”之说，那“命妇”就是靠了“贵夫”的特权过“特殊”生活的。其实，那正是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在政权、夫权统治下的妇女的从属地位。今天，某些领导者的夫人（可能还是共产党员），居然也要学封建剥削阶级“命妇”的样子，依恃自己丈夫的领导地位过日子，甚至成为丈夫搞特权的一种工具，岂不可悲！中国在封建社会中度过了几千年，封建思想对人们的毒害，实在太深，看来，直到今天，还很有必要为反封建而斗争。很有必要扫一扫某些人残存在头脑里的封建残余，从而使他们从封建特权思想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彭真同志最近讲过一段很好的话：特权思想是几千年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封建统治者思想的反映，是使我们干部腐化堕落的思想，是毁灭我们干部的思想……甚至可以发展为破坏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某些领导者的夫人，竟拿了这种思想去经常向身居要津的丈夫刮“枕头风”，这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危害，将是何等的巨大！难道我们某些领导者的夫人，看着自己过去曾经是反封建斗士的丈夫，今天却因为封建特权思想压变了形，简直不大象共产党人，甚至要成为“新老爷”了，还不应该很好地反省一下自己应负的责任吗？许多老干部的夫人，至今仍保持着当年那股革命热情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从不以自己光荣的历史和特殊身分而傲视

群众，更不去以权谋私，做“特权夫人”，只是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一心一意做人民的公仆，群众因此亲切地称她们为“老大姐”。这实在是一些光华四射的“宝鉴”，那些以搞特权为荣的夫人们，应该很好地在这些“老大姐”面前，照一照自己。

端正党风，势在必行，这是人民的意愿，四化的需要。领导者率先垂范，做出表率，十分关键。那么，领导者的夫人，特别是那些还受着封建特权思想侵袭的夫人们，将如何行动呢？这也是党和人民关心的事。夫人，可要三思，三思！

当心“麻将”误国

麻将，可供娱乐，可资休息，可供健身，可助友谊，“善莫大焉”，怎么会同“误国”联在一起呢？

倘若有哪一位大喝一声：“呔！请拿出个‘误国’的例子来！”我将诚恐诚惶，嗫嗫嚅嚅，无言以对。我的“麻将误国”，不过是一种担忧而已。或曰：“杞人之忧，不足为虑！”此言不妥。我的“担忧”还是有相当的根据的。

其一，前不久在沈大公路上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一查原因，竟是司机打麻将“彻夜未眠”所致。一宿“激战”，第二天精力锐减，开起车来，恍恍惚惚，欲睡又醒，欲醒又睡，昏昏然，冥冥然，闹了个车毁人亡。问题是，这类从夕阳西斜，到子夜沉沉，一直“战斗到天明”的“彻夜未眠”者，并非个别，那么，第二天的工作怎么办？只有去问那些“麻将迷”了。一位离休的老干部气愤地告诉我：“还有比这更‘蠻虎’的，有的把麻将都打到办公室去了！”噫吁

唏！误国乎，治国乎！

其二，某企业办公室主任升任副厂长，谁来填补空缺？德才兼备的乙某，呼声最高。日后，我去该厂办事，接待我的新办公室主任竟是甲某，我不禁愕然。问及老熟人：“此人若何？”答曰：“德才平平”“既然平平，何以荣迁？”“还不是会搞点‘关系’！”“如何地会搞关系？”老熟人笑而不答。幸亏我在这个厂子多耽搁了几天，听了多方的议论，方知这甲某的“会搞点‘关系’”，有一条竟是“陪领导打麻将”。怎么个“陪”法，自然是“伴君到天明”了。难怪有人说，“酒盅一端，政策放宽；麻将一响，逗个科长”。在搞“关系”方面，打麻将同甩大骰子具有同等效力。“生命在运动，当官靠活动”，打麻将正是个很理想的“活动”。但愿这是个别情况。但转念一想，倘若不很“个别”呢？倘若不仅仅是“逗个科长”，而是“逗个处长”，逗个“×长”或者“逗”个别的什么“好处”呢？噫吁唏！治国乎，误国乎？

其三，打麻将是要有输有赢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这输家自然要有点“表示”。“俗”一点的，叫出“洋相”：脸上贴纸条子的，钻桌子学乌龟爬的，喝凉水的，还有的瞪大双眼直盯着赢家吃酸梨（当然是象征性地吃），直到口里涎水一溜淌个不停为止。一日，我投宿某宾馆，至夜，沉睡中忽被一声怪叫惊醒，接着又是二三声，朦胧中依稀辨得乃传之隔壁，蹊跷之心顿生，遂披衣找服务员问询，答曰：“那是打麻将打输了的学驴叫呢！”还有“雅”一点的叫“蹲坑”。午间，我的一位同事被请去吃饭。酒至半酣，同

事问：“此席资出何方？”答曰：“蹲坑。”“何谓蹲坑？”答曰：“打麻将打输了的，每次要往事先准备好的小碗里扔个块儿八的，扔多了，大伙便‘意思’‘意思’！此谓蹲坑。”古人不吃“嗟来之食”，不知这“蹲”来之食，我的同事是怎样吞下去的。除了“俗”、“雅”外，还有更厉害的，那就是赌博。某县九、十两月破获的千元以上的案件，以麻将为赌具的，竟占了40%。“俗”也好，“雅”也好，“厉害”也罢，搞得人们精神委靡，情趣低下，灵魂委琐，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如此这般，治国乎，误国乎？

眼下，国中打麻将成“风”成“热”。老年人打，青年人打；城里人打，乡下人打；下边打，“上头”打。就连中学生，也有打的。打麻将并不是坏事，它确是一种较为健康的娱乐，益身心，促友谊。但打起来，要有个“度”，超过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就象鸦片可以治病，亦可戕身以至亡国一样。这个“度”，我以为，一、时间不要过长，一二个小时足矣；二、风气要正，不能搞低级趣味，更不能搞不正之风；三、要禁绝一切赌博行为。倘如是，偶有闲暇，打打麻将，亦是赏心乐事，有何不可。

古人说，“玩人丧德，玩物丧志”。所以我还是要重说一遍：当心麻将误国！

“闲话者”的舌头

张志新烈士的儿子考上清华大学。老师和同学们称赞说：“海彤真行！”可闲话却来了：“什么真行！还不是借他烈士妈妈的光！”有人反驳说：“胡扯！报上分明写着考试总分是五百一十二，人家那叫真本事。”闲话又来了：“报上写的你就信？哼！”

闲话而近于诽谤，闲话者的舌头实在厉害。这里我又想起关于某君的一段闲话来。当风传某君要被提拔升任某职时，闲话说：“人家有根子，你行？”可后来当某君并没当上某“长”而仍不过是一个“白丁”时，闲话又道：“那家伙有问题，说不定是‘三种人’！”呜呼！真应该成立个专门机构，好生研究研究闲话者们的舌头，何以有望风扑影，指鹿为马，反白为黑的奇妙功能。

对待闲话和闲话者们，我们无妨一笑了之。但我想只是这样还不行。说闲话，嚼舌头，涣散团结，是一种腐蚀剂。